

捷爲縣誌

續補集卷之七

藝文誌 序 傳 記

詩

誌之有藝文所以昭一邑之著作也凡山川之名勝人物

之彪炳其可歌咏可傳述者莫不託於文以表見而行遠

卽縉紳學士往來贈答之辭其有關於邑治者類得備書

匪徒誇多鬪靡已也縣誌拾自灰燼之餘大半缺略而藝

文一冊隻字無存余甚惜之若不從今摛輯恐再閱數十

年數百年亦杳乎其不可得也用是作續補藝文誌

重修捷爲縣誌序

邑令

顏

詒

安福人

縣之有誌猶國有史家有譜也國史以紀政事昭法守家



譜以序本支明世系而縣誌者則建置形勝天文地里山川社稷臺榭陵寢忠孝節義仕宦仙釋靡不畢具蓋一邑之誌書比之國史家乘而更詳耳粵稽犍邑所從來久蓋古之犍爲郡也自漢以來人文蔚興如先哲張綱慷慨氣節彈劾梁冀論撫張嬰朝野共仰其風采厥後賢達接踵而起歷唐宋元明代有聞人光昭史冊膠庠之中士風丕振城市鄉閭則煙火萬家爲西蜀名區焉後因沿革改郡爲縣而富庶人物之盛不異曩時詎以明季烽火時警僭竊盤踞殘暴虐焰鮮克遁避昔之名區遂歌子遺迨興朝定鼎仁育羣生義征不譴休養生息興廉舉孝東漸西被

則遐荒異域悉隸版圖矧蠶叢之疆實在腹內仰沐

皇上子愛近披當道恩膏爲較捷者乎是以瘡痍咸蘇哀鴻稍集雖未及隣封之富庶以視定鼎之初年亦頗爲改觀矣今

朝廷特命普天之下省府州縣各編誌書犍邑兵燹之後舊本無存揆求累月殘編斷簡僅獲其半再四尋覓全集竟不可得因而遲之又久恐干功令爰協儒學紳士耆舊共相裁酌有因無革有增無損綴成一書以附於記載之末但憶此邑當隆盛之時男性仁孝女性專貞今果然乎否耶科甲蟬聯簪纓世繼今果然乎否耶仕則正色立朝隱

則清節邁俗今果然乎否耶夫居今之世豈不能媲美前烈哉緣陵谷之變遷致人情之澆漓故有或然而或不然之異也惟望乎蒞斯土者體

聖王子愛元元之至意循上臺表率牧養之德澤漸有以轉移之誘掖獎勸涵育薰陶以求無愧於風教之責成而一邑之士與民不狃於晚近之習改行易轍共返淳良追溯前代之盛軌而比隆焉勉旃勉旃庶幾乎無負此誌云  
康熙二十五年歲次丙寅孟冬月望日

待舟亭小序

邑令 宋 錦 東郊武陟人

汶漁子犍爲之險灘也夏秋時河水漲滿洄湧尤甚商賈皆登岍陸行待舟于上流第去灘首不里許瞬息可到而舟子攀崖牽纜艱難萬狀必待逾時或烈日當空或風雨驟至求一椽一樹之庇蔭而不可得行道苦是者久矣余官此五稔心甚憫之爰擇上流隙地捐俸建亭以爲待舟之所而即以待舟名

張皓傳

後漢書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遊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卽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王不罪芻蕘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墓地於河南縣子綱

杜撫傳

後漢書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董鈞傳

後漢書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

張綱傳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歸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得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頌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人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

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理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輔衛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太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

乃諭嬰等歸降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邊絕  
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  
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  
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  
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隄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  
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  
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綴杖  
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楊洪傳

三國志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郡諸郡先主定蜀  
太守李嚴命爲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  
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爲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  
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  
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  
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  
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  
爲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旣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任永安漢  
嘉太守黃元素爲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

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卽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習鄭綽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王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勅習綽但於南安峽口遮截便得矣習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爲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任漢中欲用張裔爲留府長史問洪何如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識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

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荅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於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柏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



清欵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爲李嚴功  
曹嚴未至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有才策功  
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  
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費詩傳

三國志

費詩字公舉犍爲南安人也劉璋時爲綿竹令先王攻綿  
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王領益州牧以詩爲督軍  
從事出爲犍牂太守還爲州前部司馬先王爲漢中王遣  
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  
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

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  
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降  
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  
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  
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  
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  
卽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  
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  
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  
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况今殿下未出門庭

便欲自立耶愚臣誠不爲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丞

昌從事習鑿齒嘗論其言不識大義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

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

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

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

不尔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

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

後又背畔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荅亮欲

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

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

徒空托名榮貴爲華離乎嗚乎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

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

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

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

卽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欵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

以詩爲諫議大夫卒于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爲牙門將統

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孫審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後

### 張翼傳

三國志

張翼字伯恭犍爲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

太守綱皆有名跡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爲書佐建安末舉  
孝廉爲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  
太守建興九年爲庾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  
得殊俗之懽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  
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  
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  
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  
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  
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  
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爲

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  
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以爲國小民  
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  
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  
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  
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  
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  
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明年正月隨鍾會至  
成都爲亂兵所殺

翼子微篤志好學官至太守

楊戲傳

三國志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  
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竝知名戲每推祁以爲冠首丞相  
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號爲平當府辟爲屬主簿亮卒爲尚書右選部  
郎刺史蔣琬請爲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爲  
東曹掾遷安中郎參軍副貳庠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  
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爲射聲校尉所  
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天水戲  
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  
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  
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  
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  
厚後儼痼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  
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  
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  
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庠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  
早死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  
蜀書

周正傳

余光祖 邑人

周正犍爲龍池鄉人也不傳其字號爲邑諸生尚氣節有

文名崇貞乙亥以選拔貢入國學試高等需次旋里值張獻忠陷蜀遣義子張可望兵出四掠正被掠至縣南虎吼壩迫降正不從且大罵賊賊怒殺之時孝廉陳天佑同被掠天佑見正泣正曰死則死耳何哭爲正之死也其慷慨激烈無異平時死後游歷兵荒不能詳其遺蛻所在近有傳其枯體尚在獅子山洞中者然卒無所憑據士林惜之乃邑志不表其死節僅得附見于州志益可哀也其子亦諸生聞父被掠自龍池大脉溪奔縣與父同死焉

陳天佑傳

余光祖 邑人

孝廉陳先生之死節可謂烈矣且率其妻暨二女同死慘

益甚矣死且八十年而無有爲之傳者余以同鄉後進每憶前徽愀然有感緣長老之傳聞不詳不能傳先生之世系與其文章行事用懼疎略又恐久且湮沒滋咎益深爰摭拾舊聞紀其梗槩以備他日輶軒之採焉孝廉姓陳氏名天佑世爲犍之清溪鄉人家於城南學宮之右狀貌魁梧修髯年逾三十始補博士弟子貧而好學屋湫隘不治嘗讀書資聖寺僧舍所配忘其氏極賢且能生二女以孝廉力學故率之日事女紅以給膏火朝蒸暮鹽泊如也蓋其夫婦母子貞烈之性磨礪有自來矣崇貞庚午孝廉舉於鄉年已四十餘捷音至孺人方採割芹蒿爲飼豕計不

肯置其隣有爲孺人代理中饋者且有欲徙其室以廣孝廉之居者孝廉曰我自博一第而以累比隣可乎其行乃益恭而孺人與二女勤儉亦不改往時也試禮闈不遇陳情銓部例得出宰百里而孝廉不屑也歲甲申我

世祖章皇帝驅除闖賊定鼎燕京西蜀僻在險遠尚爲張獻忠所陷日事屠戮賊將張可望駐縣南之虎吼壩拘天佑夫婦至使降天佑罵曰我明孝廉也豈從汝乎賊聞其二女有姿色復掠其二女謂二女從夫婦可釋天佑罵孺人及女齊聲大罵并殺之賊去門人韓生收其屍具二棺一歛孝廉夫婦一歛二女昇至獅子山洞中康熙十二年廉

使宋公琬以計吏入都其弟移家犍爲聞之使人藁葬城西山川增內康熙三十八年余從督學陸公榮登試成都檢蜀誌所載因言於陸公陸公忻然捐金改葬城南表其墓并勒詩於石余往襄事果見一穴二棺一棺二屍骼節咸具比偕同人商之司訓趙君謨請祀鄉賢復言之學使或阻之不無遺憾云又嘗攷蜀誌云天佑夫婦旣被殺賊黨任元祐拘二女昇之經學宮前揚聲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耳到賊營見父母屍在首撞大石罵賊遂遇害與邑誌小異元祐賊所署僞令也意二女之被掠或由元祐其死則夫婦母子固無先後也且統誌止載二女死

節而不為孝廉作傳則已畧矣嗟乎當中原板蕩時居高位享大名擁巨貲者多俯首聽命於張李二寇自成後亦終歸於盡徒為天下僂辱耳孝廉未躋膺仕獨能見義勇決而且闔門以殉如此若以名位未著而聽其湮沒則史遷所傳魯仲連不肯帝秦又何以稱焉余故表而出之不獨為孝廉榮抑為一邑光也後之人聞孝廉之風而能有所興起焉則孝廉之有功於名教詎僅在一時哉康熙辛

丑十月三日書

李杠傳

庶常 陳汝睿 照先永寧人

先生姓李名杠字扶元其先麻城人明洪武中遊宦入川附籍犍為世居城內文林街始祖諱敬緣傳七世至逢期為松潘衛教授逢期生春長春長生杠凡九世矣先生生而穎異甫五歲教之讀論語孟子皆能上口年十七通周易補弟子員讀濂洛諸書慨然以大儒自命不屑為章句學厭城市浮囂築精舍於城南附郭隙地穿池種樹讀書其中雅不善款曲時人莫之好也有二友與同學素知其端重欲戲之給與俱遊則之妓者家既入室坐見少婦奉茶且作謔語先生作色曰此誰家子而無禮如是其友一微笑一陰語之曰妓也先生駭愕疾趨出既歸

引刀割其履底曰今日乃踐污穢地恨二友至於絕交又嘗謁縣令令送之行觸刑具輒脫其履置堂上徒跣以歸途中遇雨左右皆曰雨且大公急走先生從容自若不失故步其生平端重大率類此崇禎初以選拔遊太學有聲諸當事聞之者皆欲致諸門下大用且不可知而先生視之泊如未嘗一謁廷試闕下握策者數百人先生奏名第一舊例拔貢就職僅得以縣佐教諭需次而先生以廷對稱旨得擢山東兗州府通判既之官職任漕運先生念國家多故饑饉連年粟米貴於珠璣每親率所部修治河道小心輓運數年之內水無泛溢糧艘安行皆其績也大憲異之委署府篆時山東多盜劫掠公行有旨捕之急而奸胥多以良民應先生昉漢虞詡故事陰令善縫者入賊藪繫綵線縫閒賊入市按驗之無得脫者咸驚怖以爲神明而良民得雪冤免死者數十人崇禎末丁內艱歸諸被恩者皆裹糧徒步送至荊州泣涕而返先生旣以儒者爲清白吏歸家之日行李蕭然囊殮嘗不能給至鬻產以營葬事服闋永寧親故延授生徒明年五月有言自成逼京師上崩于煤山者先生爲之戚不能食使人探之果然乃衣冠北面再拜大哭失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而卒時崇禎十七年五月 日也諸弟子具棺葬於土山之麓方先生之來永寧也余曾大父輩從先生遊受周易旣悉其生平行事又親見其死時狀每爲人言之余耳熟焉



物類志  
故能詳也先生裔孫拔與余善書此以予之俾其後有所考也  
且以快予企慕之志焉

贊曰有明之季獻賊入蜀屠戮城邑縉紳走亡山澤者不可勝  
數先生僑寓險遠可幸無恙乃一聞莊烈之難誓不欲生何其  
壯也余觀其生平立心以正動履必端則其臨大節而不苟見  
危難而授命有自來矣孔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余於  
先生亦云

### 興文樓記

承議郎差充成都

字

運司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左震撰

犍爲漢以名郡其壤地連亘數百里以名縣始於隋國朝初割  
玉津併以隸之大中祥符開縣自沉犀遷今治西南緊與夷蠻  
接蓋蜀西一帶門戶也邑治俯臨大江萬山環立九頂三峩之  
淑氣盤礴於是而獨無登臨之觀景狀偃蹇將散去不可收拾  
從者病之歲辛巳震來宰是邦顧瞻徘徊謂君子之居必有昭  
明䟽曠之所以豁襟抱周覽形勝訪問風俗爲政之道非小補  
者官事少暇歲亦豐稔及庀材鳩工當井邑之會營之里士翕  
然未逾月而樓告成徙倚其上山之拱者如驟而衝來者如輻

而鞅陳列如俎豆飭餼如肴核江流如碧山色如黛左右輝映若相與獻狀於斯樓之前者乃請於西臺秘閣張公以興文名之合士鄙酌之酒而告之曰夫古之所謂文者豈今之締章繪句云乎哉仰而日月星辰之運行俯而山川草木之流形化育之所以生生不窮君臣上下之所以燦然相接文無往而不在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擷其精華制爲典章以衣被天下孔子孟軻擴其蘊著于書以開曉後世歷是數聖人斯文之制度品節無不悉備故雜之以楊墨不能亂灰之以秦火不能熄泯之以游談不能蕩蔽之以佛老不能晦蓋自開闢以迄於今斯文與天地一氣相爲終始非有盈虧消息若之何興之雖然試將

斯樓而望焉子雲之山杳靄煙嵐若隱若見猶有草元之餘風士而講學求如子雲之精深而後可以羽翼經傳也文紀之洞出沒波濤開英標凜凜猶有埋輪之高踪士而氣節求如文紀之骨體而後可以千載不磨也知令伯之爲人讀其陳情一表當以興起行義睹孝女之遺事知其爲親一誠當以興起孝敬浸之以詩書之華挹之以禮樂之光體之于躬行施之于推己及人之際所謂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行將見焉豈非以興文命斯樓之意歟若夫乘風雲之會策翰墨之動貴極卿相破江山千古未有之荒時來則爲之此興起細事故不詳著

重修健爲縣學記

乾隆十年

李

拔

嘉慶邑人

學校者人才之淵藪道化之橐籥也古者虞夏商周之盛莫不有學遐哉邈乎弗可得而及已三代以後天下之學壞於秦而興于蜀往者文翁開化儒雅之風埒於齊魯史冊所載代有傳人而犍尤稱最有明之季寇盜充斥學宮盡爲灰燼

國初創立規模厥後重加修葺然而經手非一措置失宜兼之歷歲滋多樑柱浸剝甚非所以鼓人才而崇教化也今上御極之三年覃懷

宋公以名進士來治是邦下車後祇謁

先聖見學宮圯廢不治深爲扼腕乃可司鐸

楊先生議同

屬紳士各竭力捐貲悉心籌畫易禮殿以筒瓦飾門闕以丹雘重修東西兩廡及名宦鄉賢等祠創建櫺星門義路禮門各一改造崇聖祠於殿後移置明倫堂於殿西堂前爲學門堂後爲學署周遭邈迤繚以墻垣泮池露臺甃以磚石其他供帳祭器之屬無不煥然從新經營六載約費錢百二十萬有奇落成之日雖深山窮谷白叟黃童咸跂踵延頸願得一至以觀學校之隆也然余謂公之所以爲此者豈徒是宮牆壯麗棟宇輝煌以誇耀觀瞻云爾哉想其早作夜思誠有深窺乎化民成俗之原修已治人之道思欲以生平所學措諸政事舉多士而甄陶之俾皆入於

聖賢之域而免於庸衆之歸者是故志存乎起衰振靡而  
勤思乎革故鼎新嗟乎得公之意者興起之志可以油然而  
生矣夫吏事筐筭而不以興賢育材爲職司牧者之過也  
士習佻達而不以經明行修爲務學道者之恥也然則士  
生斯時遭逢盛際得登聖人之堂讀聖人之書宜何如淬  
鋒斂鏘爭自濯摩蔚爲人望以無負作廟之盛心也哉程  
子有云舉業不思妨功惟患奪志朱子亦云人惟志不立  
直是無著力處信哉斯言學者誠先立其志卓然自樹無  
奪於外誘無甘於中落而又得良師益友更相切劘行見  
磊落奇傑之才鸞翔鳳起以光前哲而耀膠庠者邇來

彬樹幟揚鑣人才以盛道化以隆皆今日作廟之役有以  
顯之而公之大有造於吾甌將與文翁同其不朽也已

公諱錦字在中號竹軒河南武陟人雍正壬子癸丑聯捷

進士治隄一本經術政簡刑清百廢振舉奏績爲蜀中冠

他日必有能勒諸瑣珉以永甘棠之思者茲皆畧而不書

懼其雜也時倡議捐修者教諭楊師思溥先後助修者訓

導吳師德明范君其萬鹽場大使趙君毅業程君萬里興

史王君良輔盧君懷仁例得備書董其役者邑庠余子維

嵩子剛陽問序於余余既不得辭而爲之記並繫以辭

其辭曰兩儀剖判庶類蕃息作君作師維人之極詩書禮

樂魚水鳥翼襄軒鼓舞循吏所亟明明 邑侯天誘其衷  
作宰武陽載新澤宮薦紳先生協謀僉同青青子衿黜  
從公爰命大匠是經是營庀材鳩工伐之丁丁揭殿旁  
一舉重擎迺崇迺治通觀厥成殿廡沉沉丹漆煌煌  
熒熒泮水洋洋薦鼎及鉶籩豆大房以享以祀休有烈光  
皇矣斯役匪侈繁縟升堂入室樹之的鵠化雨春風心神  
澡浴摩光濯色文翁之續嗟我邦人徑寸爲尸行遠登高  
舍此何之羹墻吾道蘊韞 明時無忘嘉貺敢告來茲

儒學教諭楊先生去思碑記

余光祖

皇帝御極己亥之秋吾捷學博槐菴楊先生陞任夔門將歌  
駒之什同學諸君欲謀所以誌不忘者徵言於余余曰嘻  
異哉余每見夫世之稱頌功德者自闔鉞大人以及鳴琴  
之長莫不巖巖如林環砌道左而寒窗一席寂寂無聞焉  
今吾庠獨有是舉是足見先生之實有所以感人而人乃  
愛戴之不置而必思有所託以傳之也余何敢以不文辭  
因憶先生之秉鐸吾庠也爲壬午歲時余尚逐隊泮宮見  
其誠懇居心坦白待人服食器用槩從簡素其與諸生接  
動必以禮言必以正而一切饋送修脯革除殆盡余固蚤

知先生之必將大有造於吾庠也既而以吾健向爲名區  
邇來科第寥寥豈人之不傑抑亦地有未靈耳學宮爲根  
本重地

先聖先賢聽其棲止於破敗之明倫堂非理也爰與多士協謀  
定志遂力請於當道而從事焉布帛金錢雖共捐之袍衿  
子庶而鳩工庀材則先生獨任其勞每自裹糧入山採伐  
大木跋涉不避風雨往往露宿野處嚴冬盛夏不少輟至  
附近之陶瓦椽竹亦躬先拮据經始於癸未越丁亥迺得  
落成其事之艱鉅可知矣未幾而戊子癸巳鄉試禮闈聯  
翩獲雋人僉謂吾健甲科自前明萬曆丁丑閱甲子凡二

周有餘則是南宮之捷雖循舊轍實破天荒而適當聖廟  
釋奠之後不可謂非先生之力也吾庠人士曾輯其懿行  
上之西川督學宋嵩南太史蒙旌以振鐸維風四字比年  
以來先生以苜蓿不贍又於魁星門外及黃旗壩二處墾  
地若干畝樹桑築室以貽後人恐漸遠無稽且紀其事於  
石用垂永久今夫司鐸之官具位久矣居是職者率以學  
宮爲傳舍而興廢聽之以修脯爲謀生而錙銖較之如先  
生之勤以任事廉而安貧者有幾人哉先生行將去吾健  
矣余謹約畧其一二大端皆先生十八年中嘔心鏤血大  
有造於吾庠者壽諸貞珉則先生雖去而先生之功之德

其將與吾健之豹山犀水長存不朽也先生諱棟榮號槐  
安成都金堂人由壬子選拔貢生考授州同改補健爲教  
諭今陞夔州府教授云

朝峨洞記

邑人 楊 歲 聖與孝  
廉

朝峨洞在菩提寺北去嘉爲近健轄也離洞口不盈武下  
卽深淵淵卽錦江支流春冬則涸而此淵歷四時渟泓如  
故江之西有洲長六七里許廣如之蓋余先世故居也甲  
戌春余以拜先人墓來周旋於族之子姓兄弟浹五旬而  
猶不能去仲春念二日携酒偕遊此洞磴道欹危掠榛莽  
而下之徑甫夷已入外戶矣旣而窺堂隅燭幽宮狀龍春

檻皆就石成之其洞壁周遭鐫列佛氏所謂菩薩羅漢者  
洞之右隅上有石罅滴水爲泉清冽可煮佳茗其外則三  
山聳翠撲人眉宇迺恍然曰名斯洞也今朝峨奚宜於是  
拂莓苔坐石几披和風輪巨觥父老爲念言昔時兵火饑  
饉之狀指點荒烟蔓草中村落巷市瞭然如日覩其事而  
數之者楊子曰覩斯洞也焉知不有軒軒赫赫先子而來  
此者而竟杳乎無聞寂乎其不可改也况庸碌如余而遂  
欲以一遊爲此洞生色度必不得之數矣雖然自勝國末  
造至於今五十有餘歲誰臨此洞者而臨此洞者自余始  
則不可以不記

重修資聖寺記

余光祖

邑西之翠屏山去城里許宋邵伯溫制置西川僑居於此遂以得名後人卽其宅建祠以祀其改爲寺則始自有明中葉其名資聖者殆以地有聖泉故也蓋自有寺而釋氏之衣鉢每盛於邵氏之瓣香然猶儒釋並崇久之而浮屠益興邵氏宅漸且湮沒無存迨際明末烽火而浮屠亦俱剝落雖享昇平八十餘年此寺則興廢相循廿載以來任持無人山水童於斧斤佛殿蝕於風雨若不及時修葺不出十年將成荒烟蔓草矣乃有僧智廣者以本城諸父老之請屬遂毅然仔肩爰率其徒於此挂錫經營募助凡三載而棟柱椽瓦增之補之務堅不務華前後兩殿已復舊觀僧寮禪室行且次第而舉壬寅之秋余以謁選將北上偶焉一遊見夫林樹葱鬱道路涓潔大非往時氣象亟爲稱歎而智廣適謁余而來求一言以勸諸石余因羨夫修復之功等於剏建瞿曇之力優於子衿彼梵王宮舍培補者有人而儒先之芳躅恐益杳乎其不可尋也故不辭而爲之記殆不能無寄慨云



詩 古今雜體

戲作花卿歌 花名敬定 縣東有廟

唐 杜甫 子美工部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  
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  
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  
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初至犍爲作 唐刺史 岑參

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草生公府靜花落訟庭閑雲雨連三  
峽風塵接百蠻到來能幾日不覺鬢毛斑

孝津行 明狀元 楊慎 升菴新都人

岷山青蟠空下映犍爲江江濱有孝娥自名淑先雄娥父爲功  
曹冉冉趨府中泛舟越洪濤捐軀以凶終娥也痛父死臨淵矢  
相從練囊封兒臂珠環係兒躬寄言與兄別別去不再逢寧假  
竈鼉梁直下蛟龍宮川后垂玄鑿江妃憐丹衷死抱父尸出依  
泊葶花叢戚黨悲復感閭里唁且閔風誼動今古廟貌森穹崇  
文紀與令伯祠基相西東解使犍爲縣永作忠孝邦岷之山石  
可泐犍之江波可竭千秋菊兮萬春蘭孝娥之名焉可滅

犍爲道中

西川典試

王士真

阮亭新城人

潮音閣下戒舟航回首凌雲隨渺茫土俗漸臨巴子國江流遙  
接楚人鄉爐熏細細縈琴薦荻葉蕭蕭映筆牀天外峨眉如送

客晴雲千片白毫光

留別犍邑士民

邑令

倪懋祚

進士金華人

吳蜀源流一水通布帆東下乘西風歸舟不載犍江物留得窮  
名滿蜀中

舟過犍爲口占

西川學使

周燦

星公臨潼人

漢家舊有犍爲郡文物聲名號大邦奏仗張綱人獨著陳情令  
伯世無雙荒涼城郭多來虎寂寞邨原少吹麗惟有石牛千載  
下每從風雨臥寒江

書犍爲陳天佑死節事

十首

學使

陸榮登

撰哉嘉善人

賢書庚午舉衰然赤石心腸貫斗邊四國未丁睢刺會三巴先

兆眇歡年乍看祇滿黃金地疇是祥延白犢天百尺舊樓驚欲

隋朝昏愁絕在風烟原始

赤着好殺勢轟然名托招賢列帳邊祭酒未符迎勝日吞瓊却

憶逼蘇年人人蛾伏聲千壽在在鴻哀丐二天百計求生生不

易只祈怒火少生烟逼降

獨有書生氣憮然目皆裂盡弄池邊痛心秀實依唐祚毒口禰

衡切漢年颯颯乃能于白日波旬何至撼蒼天從來游畚魚難

活盜跖東陵儘暮烟罵賊

但看刀鋸只怡然七尺微軀委道邊一死是伊真不死當年寧

復計他年青燐隊裏狂無月白骨堆中樂所天世上幾人成百

歲之推留得滿山烟死難

仗節全家豈偶然後先同死在江邊忠偕匹婦捐生日義激雙

媛狗難年壩曰虎嘯夫是主行經儒學父為天早知荆布生無

益不忍偷歸活爨烟婦女同死

干戈時節惚茫然野店難逢况水邊草草四人纔兩轉念念一

日便千年歸來有鳥悲城郭夢去成胥合地天身到九原還結

伴雙雙齊對碧溪烟四屍二棺

聞道軒車歎喟然特令介弟走城邊呼齊野老追誰昔探得遺

骸暴幾年將作夜臺埋尺土還題華表志遙天不知底事歸烏

有山洞空餘乞者烟聞墓

傷徒數輩意同然置主明禋請廟邊一紙文移投客臘千秋俎  
豆擬今年怪逢獨見嗟無後漫惹幽情慟各天世事總緣阻者  
阻郊原荒草晝生烟

鄉賢未果

化碧萋弘敢漫然牛眠無地下山邊荒糲只合捐雙月藁葬從  
教慰百年好善有誰不似我表忠端是本乎天人生骸骨知何  
所掩得泉扃絕炬烟

改埋

竊疑統志亦徒然二女剛終缺半邊志士尚餘相敬影成編却  
逸竝亡年大書始迄交泉壤小効鐫摹絢水天從此游魂真論  
定墓門松檟繞雲烟

述略

讀陸學使書健爲陳天佑事詩十首感而有賦

進士 余光祖 念峰邑人

我憐陳孝廉苦節慘無嗣燐火燄三巴闔門旋被弑身死爲成  
但妻賢竝遭剝更羨兩閨秀烈孝真全備辱已可全生舍生還  
取義忠貞在一門老稚各行志野父收殘骸藁葬知何地荒唐  
怪昔年表章逢學使陸公感蜀乘原委求其事摭拾述所聞扼  
腕亟稱異捐金改牛眠十詩重編次華表豎夜臺綱常標赤幟  
追惟鼎沸時蜀土遭猛鷲覲顏舊衣冠沐猴工諂媚釜魚隨漸  
滅豈但名節累如此烈丈夫讀書誠無愧伉儷如雙壁千載揚  
名卓哉孝廉女慷慨心無二死亦依親魂瑤臺勤問視同時  
粉黛悠悠孰相類漢代淑先雄後先無軒輊紅顏蹈白刃總

緣身所自過客弔遺蹤江流皆是泪舞鳳與沉犀古今留姓字  
由嘉定放舟過道士觀漫作  
余光祖

江從灌口來源源勢不已一支自武陽匯合附庸比三江入嘉  
州青衣隨沫水洪波競浩瀚大佛中流砥汪洋一望間悠悠三  
十里舟臨道士觀羣山一壁峙長江穿石罅吞吐常如此水落  
石壁出水面平如底停橈說水勢澄澈良可喜夏秋蠻夷漲水  
發山不徙水石日相關迅雷貫人耳真是箭離弦奚翅馬奔駛  
下有蛟龍宅常恐觸其紫幽明爭瞬息勇力無所使往來名利  
者聞聲色變矣日顧且徬徨了寧囑舟子一舵汝爲主休作等  
閑視極口呼馮夷雙手蒸錢紙曷怪庸碌儔讀書宜明理我來  
頻放棹安閑自爾爾我材必有用造物權生死不記先哲言正  
心誠意裏船到江心時須知反素履波濤在方寸危微慎斯旨

送余子孫通歸樵爲

春遊韻

陸榮登

北來無日又南行別緒重聞隔岍驚吾道欲東新帶草寸心時  
挂舊屯營埋輪墓外看巴水載酒亭前憶錦城後會有期何處  
是好題銀榜寄先聲

東孫適

陸榮登

空亭漠漠夕陽回散盡簌簌曉不開惟有梅花偏念舊破除霜  
霰送春來

資聖寺訪邵伯温遺址賦呈靜齋何明府

余光祖

咫尺城西蠟屐疎重來已是十年餘蕭家有寺鋪金地邵氏何

人問故居燈行長明懸白社香留一瓣倚精廬祠成有日堪吟

眺早寄天涯赤鯉書明府時欲復祠適余北上

資聖寺訪先賢邵伯温墓

孝廉張健行甫嘉定人

盤曲層阿楓樹齊透迤一逕踏城西雲沉日影環山靜風送鴻

聲過野低欲弔荒丘尋邵子如何古壁見招提老僧爲指遺碑

處衰柳殘烟望眼迷

隄江八景詩

沉犀秋月

嘉州刺史張芭桐城人

浩蕩沉犀浦盈盈月一鈎葦花風有影江草露凝秋亭古遊人

識沉犀亭後周時建波平皓魄留飄萍憐薄宦心跡與同幽

龍池春漲

桃花密密柳陰疎萬斛銀濤走碧渠自是春波能致潤敢云膏

雨解隨車喧歷直活西江轍浩渺應騰北海魚我欲臨流歌一

曲蒼茫烟水意何如

雲亭曉烟

落月搖雙旌行役隄爲道鷄鳴曙色開蒼烟漫浩浩遙望子雲

亭青峰殊縹緲古人貴著述隨地可終老宦遊遍遐方盛名何

可保前騶且從容我欲恣幽討

鳳集梧桐

山頭彩鳳孰粧成  
翱翔欲下勢崢嶸  
造物生此非無意  
欲令見者識昇平  
天朝治理比隆古  
草木頑石皆有情  
簫韶一奏四海清  
遐荒小吏欽 聖明

金粟秋芳

露冷空山香滿陂  
千林黃雪影迷離  
西來金粟親參得  
不向堂

頭悟木樨

佛經有金粟如來○宋黃山谷參黃堂寺晦堂老子時秋風滿院晦堂曰聞木樨香乎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頓悟○木樨桂花別名

聖泉漱玉

冷冷漱玉泉  
入手清可掬  
常懷廉讓名  
一唱滄浪曲

南北朝范柏年見宋

明帝言及此泉有食泉者問卿知有此水否對曰梁州惟有文川或知泉泉小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清溪漁唱

疎柳花飛雪滿川  
數聲欸乃出蒼烟  
斷橋茅舍酒旗偏 紅蓼

霜生寒浦火白蘋  
香泛夕陽船  
臨風長笛思悠然

孝渡流清

臨流問渡聽春風  
嗚咽水潺湲  
津吏告余往事至  
孝劇堪憐  
昔

有閨中賢女對江流  
殉父沒深淵  
歎情同屈子  
勇於聶女  
奮臂

下黃泉 正氣常依巾幗在  
亂山古木響啼鵑  
多少鬚眉男子

風鶴幾人傳  
惟有曹娥江上月  
清光映兩地  
昭然看波濤  
慨慷

千秋遺蹟在江邊

八景詩存二首

邑令倪懋祚進士金華人

鳳集梧桐

山勢騰騫似鳳凰臨流振翮向朝陽灘聲若與和鳴叶翠柏還  
同彩羽長應欲啣圖歸帝闕暫隨寶磬到江鄉由來擊石看儀  
舞紅旭東昇便翥翔

沉犀秋月

沉犀遺蹟古江沱皓魄臨流景色多清激固宜涵玉鏡濛濛偏  
喜泛金波更深疑聽馮夷鼓夜靜還聞貝客歌獨有宦遊人  
莫不堪孤月對三峨

齊雪

峨眉峻極半雲天八月寒侵雪滿巔陰經積深寧論歲陽坡清  
盡欲經年紅曦未上光先耀皓魄當空色更鮮聞說此中多老  
衲雪山衣鉢有誰傳

韃為縣留別

武陵胡期恒攝邑篆時作

江上韃為縣荒城半枕山人烟依井絡地產鹽井地俗接戎蠻地與馬湖

叙州釐剔慚無補供輸喜暫闕荆兵過此支給幸無紛擾四民安業多情愚父老

苦望使君還

偶題金山蘭若

余光祖

小溪通古寺一歲偶登臨竹逕蒼苔厚松牕綠樹深有蟬迎客  
噪無酒對僧吟茗熟空幽砌惟聞山水音



江行即事

清明獨上錦江船恰是春風二月天芳草岼連雙棹水夕陽影  
送一帆烟燒殘野火烘星斗唱晚漁歌徹管絃吟罷無人還自  
酌酒闌夜靜不知眠

與樊崑來先輩凌雲別後再寄

登山拄杖不辭勞岼憤披襟興愈豪話到九峰曾有句

汪公有九峰諸

作同人呼僮索韻待揮毫

一曲巴歛愧未工

子有拙句

詞壇廿載慕宗風情知崔灝題黃鶴好

把詩瓢一水通

寒暄邂逅喜清和滿篋淋漓白雪歌

先生曾以近作見聊

一葉風帆歸棹

疾江流新漲醉吟多

夜泊犍為縣有懷趙廷颺前學博

庶常

董新策

嘉三合江人

金粟香中絳帳清一經曾此授諸生携琴自譜桐江水載酒誰

登揚子城二十年前迴棹地八千里外倚樓情今宵有夢應知

我獨在清溪對月明

接楊羽唐送別十韻依韻答之聊以誌別

孝廉

楊

歲

聖與邑人

三載潯陽契今始一造廬君情彌繾綣促促此征車知交不易  
合所賴在久疎寂寥偏我共歲月一床書君文如看山糠粃

驅除君詩似元亮渾噩還太初青錢足萬選今日其舍諸豹變  
先蒙霧水到自成渠唱酬方意密吞聲賦歸歎年華趁事業勉  
矣幸慰予

人日道中

野梅無處不飛花又見山櫻吐小葩時序欲移新草木林泉不  
改舊烟霞人生幾度逢人日物理難禁逞物華試問出門誰得  
取無營恰是我生涯

約同年羅廷掄遊峨山不果走筆訊之

屢有看山約空談最上峰塵囂翻歲月丘壑老雲松未得三山  
游尋五嶽宗他年緣分在不是此時容

廷掄時當載取  
予亦服闋應補

讀余念峰表陳孝廉死節傳書後

進士 趙 暉 子烈宜 賔人

峨山正氣鍾犍爲陳氏一門四節奇妻從夫兮女從父至今憑  
吊使人悲猶憶孝廉陳天佑誅茅世守清溪湄垂髫讀書資聖  
寺下帷勵志園不窺可憐卓犖無雙士壯年纔賦采芹詩崇貞  
庚午舉於鄉其妻聞之置若忘刈蒿方爲飼豕計母女勤儉還  
如常嗟哉孝廉厄時數陵谷易位弛維綱獻逆蹂躪遍巴蜀賊  
黨元祐張可望斯文天喪孰能禦孝廉夫婦罹機槍賊聞二女  
有殊色猖狂意欲效鴛鴦二女克承孝廉志厲聲罵賊染劍鏃  
門人韓生哭枕尸獅子山前烏夜啼廉使宋公之愛弟命人藁  
葬在城西學使陸公試西土醮金改葬旌千古統志何爲多缺

略大書二女遺其父念峰余君司馬才高文紀事傳金臺抗言  
無數偷生輩高爵厚祿倒金罍捐軀殉節持名教湮沒無聞誠  
可哀余亦宦遊帝里中蒐羅今古與君同從來恨事皆如此得  
君闡發卽遭逢君不見仲連僻居東海上不遇史遷紀幽軼千  
秋奚自仰高風

健爲八景

吳元安

靜山桐城人

蘆花如雪月如霜影入澄江秋夜長鴻雁一聲烟漠漠丹楓幾  
樹水蒼蒼投綸愛引珠光亂吹笛常沾玉露涼漫說沉犀當日  
事清輝直欲射蛟房

沉犀秋月

桃花浪暖溢清泉拍岸平隄思渺然柳眼乍舒窺玉鏡藕絲欲

蔓之青錢綺羅香逐波如縠絃管聲催月滿船龍角鳳毛池上

詠昔賢佳句蜀中傳

龍池春漲

楊子芳踪寄蜀西遺亭高與翠微齊雲生洞口花千樹烟裊松  
梢鶯一啼曉日瞳矓和黛濕春風縹緲傍巖低道旁丹灶餘仙  
跡賣藥歸來路欲迷

雲亭曉烟

健江何處足人遊金粟山前八月秋桂子疑從雲外落天香如  
向月中浮黃鋪青嶂微風動翠擁丹心老樹稠最是蕭蕭吹滿  
逕屐痕香膩到紅樓

金粟秋芳

何年威鳳此中遊化作雙峰舞未收彩向錦江新濯艷雲分丹  
賦故巢幽高梧百尺林中月疎雨數聲山外秋好爲飛鳴振霄

漢朝陽奕葉擁神州

鳳集梧桐

聖泉瀉出若鳴環半畝清流大定山金液夜生明月迴銅餅朝

波彩雲閣為憐碧沼堪窺影莫問丹砂可駐顏惆悵名賢吟嘯

處無端今已易禪關

聖泉漱玉

霜風剪剪咽秋蟬愛過清溪淺水邊綠竹截流灑夕照白魚爭

躍響平川歌聲暗發前村月棹影徐牽遠浦烟賣得尺鱸沽酒

醉少風波處足高眠

清溪漁唱

孝女栖神在此河清流今古不消磨身一躍蛟龍窟抱父雙

龍波大節允宜同屈子芳魂直許配曹娥秋來楓葉飄江

血淚多

孝波流清

登孝女祠

明嘉州刺史

袁子讓

仔眉鄰州進士

孝矣淑先雄精誠世所奇父身墮九淵女念惟長悲不欲安魚

腹矢心問瀟池陸沉從孤父環練別雙兒生事成浮泡樹風增

感淒奮身馳蛟室排闥訴馮夷正氣神龍避中流砥柱維一宵

托弟夢六日負親尸引手出蒼波開顏舒翠眉豈無裙布死誰

似丈夫筭果是人之能還應神所為孝魂方寸惻顧復九京期

得傍靈椿樹不銜精衛泥虹纏發女舍義載士人祠石馬秋霜

肅沉犀夜月遲洄湍曹女烈轟厲蔡邕碑欲賦彤管編直追黃

絹辭一歌一擊節蘭茝不勝思

安邊紀事

有序碑在城內

焦希程

芝原

缺 寧國之夷宜賓編氓也乃歲甲寅叛劫橫江諸里子駐

師安邊討之居人為指陰蓮池曰是蓮恆不花花則變

作茲歲花且實遂有是變而郡志乃謂國家有吉事則

花可信乎賦以紀之

安邊邑廢名無廢 安邊古開邊縣也 蓮渚花生孽亦生江浦才遺皆蕩

析石城狂寇尚縱橫星羅萬竈貔貅合風度千巖鼓角鳴却痛

潢池猶赤子無端按首不勝情

子以甲寅仲冬自臬臺南下今乙卯仲春矣狐裘蒙戎而

班師有日倘疊前韻以志所懷

露染旌旗陰復晴東風又見綠莎生花閒奏凱春鶯囀江上題

詩寶梨橫月朗 字 峯宵漏靜霜寒虎侶晚鐘鳴上方夙夜垂三

月贏得青陽一散情

題漢壽亭侯廟

明邑侯廷佩進士寧夏人

英風萬古獨奇豪猛氣能翻江漢濤拂劍心雄西助蜀橫戈志

審北收操安劉常恨三分割復漢空餘百戰勞甫定荆襄蒙遜

登舞鳳山 在縣北

拔貢

龍門台 禹功華陽人

俯視江流去勢雄參差臺閣曉烟中烏羊橋外田疇綠丹鳳山

限土壤紅熱納南薰忘久立倦懷西顧厭卑躬道人若肯洪鐘

叩鼻蹟惺惺羨老翁

登舞鳳山有感

失名

屠戮當年不可聽如今親見此情形山川渾帶戈矛色草木  
聞膏血腥恃險而頑終自亂阻兵為治豈長寧寄言籌畧西川  
客莫醉郵筒不肯醒

登舞鳳山

康熙庚申歲吳藩不靖王師雲集此地適先  
大人尹韃子侍膝下目擊艱辛戊戌夏子重過

此成賦

徐蕢

其實蘭溪人

巍巍傑閣聳山巔遠眺孤城類一拳土宇荒涼嗟此日干戈捨  
攘痛當年翠屏環繞千峯合白練平鋪半月圓為憶舊遊重過  
訪低徊軼事倍淒然

同題

徐宗赤

廷掄蘭溪人

客遊羈旅舍散步叩玄關橋覓烏羊跡寺蹲丹鳳鬢如城山拱  
揖似鏡水盈灣往事添惆悵流連不忍還

邵子祠落成同人讌集

邑令

宋錦

竹軒武陟人

簿書碌碌愧才疎此日登臨興有餘竹裏泉聲添雨後林閒鳥  
語噪睛初翠屏自古烟霞地安樂當年高士廬勝跡久埋蕭寺  
裏而今始得薦芹菹

貞女杜玉鳳樂山杜恭行女許聘邑儒童楊曦為室未婚

曦死氏年十七毀容嚙指以節自誓守貞十五載卒合

葬城南賦以美之

卓哉杜貞女奇節古今鮮許字面未謀此心已不轉納吉旋聞

訃粧鏡不復展慷慨適夫家姑嫜事盡善謁墓草青青嚙指滴  
幽靈涕泣矢大義聞者不忍聽心已隨夫死宇內暫寓形柔嘉  
本至性姒娣俱觀型臨危無他囑立後尚叮嚀所期在同穴庶  
幾目乃瞑黃泉可相見結褵於冥冥城南一抔土千載有餘馨

銅河卽事

春風泛綠波一葉畫中過花落浮深澗舟牽拂淺莎曲流穿疊

嶂野渡傍崇阿僻境藏嘉植

中有荔  
枝樹

懸崖掛薜蘿山光映水色

漁唱答樵歌結舍依修竹扶犁荷短簑堰通農事備桑沃女紅  
多處處桃源洞家家安樂窩茅簷喜氣滿白髮醉顏醜觀此心  
怡悅扣舷咏太和

川中少雪數年不一見丙寅正月廿四日余自蓉城放舟

旋著大雪三晝夜土人以爲奇賦詩以紀之

北地春常散六葩何移地氣到三巴乍時飄舞兒童詫連日飛  
揚父老譁平野珊珊堆玉屑山林樹樹發瓊花小舟蕩漾白雲  
裏疑是銀河泛月槎

晚過綠江

余才在三邑人

初秋景物漸生涼好趁斜陽過綠江雨後煙縈浮翠靄天邊雲  
樹畫蒼茫平原按轡鞭敲句夾岸披榛露染香醉裏不妨歸路  
晚星辰燦爛月昏黃

謁邵子祠

沈經于湖

物爲縣志  
迤邐石磴探幽居前哲遺踪半已虛寂寂空山餘古寺潺潺流水過前渠烟蘿無主藏深谷風雨何人問舊廬從此有祠昭祀典倚欄憑眺亦情舒

糖爲縣誌

卷之八

雜著

張綱守廣陵單車徑詣張嬰壘門請與相見嬰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爲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不願以刑罰相加故遣太守來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則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爾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率所部萬餘人歸降



陳情表

李密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  
 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見息外無期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孳孳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  
 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  
 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  
 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  
 臣違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辭

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尤為

特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

按楊升菴雜著云嘗見佛書引此文偽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

也偽字乃晉改之以入史耳荒者僻遠之義較偽字甚優

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

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

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

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

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平夷碑 稍節 碑 在正覺寺

明邑 侯廷佩 進士寧夏人

竊惟北玄正極南面握符八表奉一統之尊萬方綏億兆之業衣冠所萃舉無閒於殊鄉雨露攸霑曾何分於異類詎茲賦賦猶託遐疆西距犬戎雜金行而孕氣南通滇桂枕銅柱以為居俗溷夜郎人習兇殘之驅水淪赤虺山多風雨之妖設險青岡構巢黑窆對峩山而錯峙渺岷江為揭足之流望巴阜以相傾卑劍門無揮天之險狼心既肆豕突遂馳攜九乍而扇孟獲之風誘阿咱而阻鄭玄之化邊疆騷動州郡摧殘此天討所必加

而人心所共憤也恭惟大司馬撫軍兼僉憲徐公學海淵沉筆山峯秀佐欽階于銓部側聞儀鳳之風善平反於滇衡早贊祥鸞之化制敵而神奇獨運臨戎而籌算愈明白刃平夷兩奏松潘之績丹誠盟志三飛獻馘之章揆已留于皇鑒忠益簡於帝心乃者敷澤化於中孚行誅罰於大過躬勤三畧親總六軍秋帝揚旌取道嘉陽之野火星指路直搗巖穴之涯三軍聚而聲鼓風霆萬竈增而氣彌宇宙二月十三日結營布陣遣將搴旗左命李監軍以拔距之才蹈中權而抗其背右使武監軍以突奇之畧犯前鋒而扼其喉于時番漢雄材土豪俠少有生居夷地素工藤甲之燒有家本滇人早習昆明之戰江山動蕩皆其

叱咤之威林壑沸騰盡是慷慨之氣兵交則霜風敗秋葉刃接則日景潰春冰玉弩高臨射萬骸之盈壑金戈直斫激流血以成泉斬首數千積尸巨萬預知賦賊之日蹙早慮敗夷之宵奔于是乘機逐北仗鉞指南五路齊攻如入無人之境四面設伏儼然有脚之城追窮寇于山巔奔豕下逃生之泣息殘喘於釜底游魚動立死之悲狂獸回心孤禽喪膽酋領撒賈楊九乍阿咱呵哩等計窮百戰望峩嶺以飛魂力屈七擒縛軍門而稽顙毒虺悔九頭之暴野狐祝三面之恩乃廣布帝澤躬宣宸仁寬餘孽以萬死之誅赦脅從以再生之路信隆蠻寨約不負於黃龍賞重華亭盟無逾於白馬仁及吠堯之犬檄開安蜀之文乃議班師遂傳振旅鴻勛懋建邊陲息戶外之虞德教誕敷荒服承中原之禮從此曾徒格化境外無復他人部落歸心腹中皆是赤子誠哉盛事允矣宏規延珮猥以菲才叨爲邊吏請纓繫頸旣愧終軍破浪乘風復慚宗慙採三巴之喜頌闡萬世之奇功勒之蒼崖垂諸奕禩云爾明萬曆十六年戊子十一月長至

太學圖碑

在學宮內

乾隆六年修學掘地得慶元

宋寧宗年號

古碑上有太學圖石刻其

前爲大學門左右各有偏門又進爲中門左右亦有偏門又進爲敦化堂左右有學正又進爲廳左右有司業又進爲祭酒室周遭有十二博士廳之兩旁過道相通其中有訓理篤志觀德

敬業等堂堂之前後左右有麗澤進修敦復多識志此上達修辭崇智懿文果行研幾造志精微秉彝通類日就特立徽猷尚友守約真積允蹈擇術待聘忠告觀化知新溫故稽古務本迪安服膺廣譽希顏時中好問遜業立禮循理願言升俊集義強恕由聖等齋其井竈浴堂俱有門墻樹木不可枚舉兩旁書慶元六年五月且知嘉定府犍為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管兵馬公事加名學長呂明復學諭喻寅孫直學兼司計聶商霖立石制度官名皆為近古第字跡漫漶恐將來剝落不可復識附載於此俾好古者有所考云

李拔識

重棉說

邑令 宋 錦 東郊武陟人

自古言民事者曰農桑曰桑麻而不及棉此三代以上之說也今民間衣服之用棉為急桑次之麻又次之棉之為物月令不紀風詩不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以為民計者甚詳而獨不及棉蓋其時中國尚未有棉故聖賢不言棉非重桑而輕棉也不然棉之適用寧不如麻麻且與桑並重何獨於棉而置之不論也哉古者衣服之制裘帛褐葛與後世同而常服之布則皆以麻為之禮記治其麻絲以為布帛言治麻為布治絲為帛也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對麻布言之也若棉帛之煖固不減於帛矣居今之世而猶執古之說曰非帛不煖誰其信之棉

之見於書者左思吳都賦云木則絲枎注云木絲樹高大其實如酒杯中有如絲絲者色正白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此

棉之始也其時尚無棉字即以絲代之後人以絲自樹出易以木旁別之於絲也此後通鑑載梁武帝

送木棉皂帳唐人李琮有木棉花詩則其種乃漸繁衍於天下

矣又本草載棉有草木二種考之外國志劉宋元嘉時伽毗黎

獻吉貝等物通雅曰吉貝即劬貝木棉樹也即太冲之所指也

南史載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為細纒名曰白疊取以為布

甚軟白即今日所種之棉也然竊意其樹有高矮結實有大小

或因土脈不同形狀少異所謂二種實同類耳華麻茄子草本也川中有草麻

樹岡粵有茄子樹非土麻不同之明驗乎由斯以譚棉之為物產自殊方三國以後

始傳其名劉宋之時尚煩遠獻則兩漢以前中國無木棉不洵

信而有徵哉古無棉故以帛禦寒今有棉而以帛飾觀漢唐來

蠶桑之務窮民出其力以供富貴者之用而易錢以給饕餮農

夫之家幾見有衣帛之老者乎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唐人

蓋傷之矣故謂桑為民利之一端則可謂為窮民切身之務則

未也孔孟而處今日亦當以棉為本計而必不獨言桑時為之

也乃今之持論者每舍棉而專言桑豈以古聖賢不言棉不敢

臆為之說亦未嘗究心當世之切務而徒襲古人之成說以為

勸課之具文爾然則有牧民之責者言民事其必先農棉而後

桑麻也夫

歷代選舉考

余光祖

選舉之法自周唐以及有殷脩載於書班班可攻也周制  
賓興之典論於鄉曰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升於國學曰  
造士詔於王而論辨於司馬曰進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  
行道藝而賓興之漢制郡國舉士有三曰賢良方正曰孝  
廉曰博士弟子又限以四科曰德行高妙曰學通行修曰  
明習法令曰剛毅多略其後或以文學舉茂才舉明經舉  
科舉間歲有詔而無定額魏置大中正立九品官人之法  
歷晉南北朝皆用之至隋開皇中始罷而更置進士科唐  
制大要有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於有司

而進退之其目有博學宏辭有秀才明經有俊士進士有  
書判拔萃有開元禮有有道有童子此歲舉之常選也其  
異才則天子自詔曰制舉宋之科目多依唐舊而進士得  
人爲盛後罷諸科分經義詩賦二科南宮得第曰正奏榜  
進士十五舉以上不第者亦賜出身曰特奏榜進士自外  
舍升內舍自內舍升上舍德學俱優不待試而出身曰免  
省進士又有鄉貢進士漕貢進士特賜進士蓋皆以進士  
稱也殿試則始於太祖開寶六年分甲賜宴則始於太宗  
興國八年專以策殿試貢士則始於神宗熙寧三年其罷  
詩賦古經墨義士各專治一經兼語孟每試四場初本經  
文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凡書論增一二  
字書撰大義式頒行則創自神宗熙寧四年此後世八股  
文字之始也元制多紛更旋舉旋罷無定例明取士有四  
科曰薦舉曰歲貢曰舉人曰進士洪武元年詔求民間經  
明行修賢良方正及童子之類則薦舉也三年詔天下開  
科以今年八月爲始則舉人也四年詔鄉試中式者送禮  
部會試會試中式者於三月十五日廷試則進士也十六  
年奏准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始歲各貢一人則歲貢也  
十七年詔復定科舉程式凡三年一大比士各治一經鄉  
試以子午卯酉年八月考試分三場初九頭場試四書三

經義四十二二場試論一表一判五十五三場試策五會  
試以明年二月考試如鄉試中式者定期於太和殿殿試  
天子臨軒發策分甲第放榜於天安門外賜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永樂元年令內外諸司於臣民間有沉匿下僚隱  
居田里者各舉所知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于國子  
監撰記正統六年令府學一年貢一人縣學二年貢一人  
成化二十年令罷保舉則薦辟廢而專行科貢矣隆慶元  
年特詔於廩膳生員內通選學行俱優者府學二人縣學  
一人萬曆二十年又詔舉行郡學五年一選縣學十年一  
選府學仍以次換貢

皇清定鼎鄉會試因明制 國初以人材不足於用詔連歲  
科其後仍照三年一大比康熙三年改八股爲論七年詔  
復舊康熙五十二年以

聖祖仁皇帝六旬大慶特開鄉會恩科雍正元年今

上御極詔開恩科於本年四月鄉試九月會試以明年甲辰補  
行癸卯正科順治元年首舉選拔令直省府州縣廩膳生  
赴提學道考試選貢來京康熙十一年詔天下府州縣學  
一二等生員文行兼優者選拔一名入國學大司成月課  
而試之咨銓部考職康熙二十五年三十六年俱行選拔  
考試如舊例家貧親老者准其改就教諭其各直省鄉試



中式副榜准作貢生注銓與選拔貢同六十年又奏准  
 復行選拔府學二人州縣衛學一人十年一選歲貢自順  
 治二年定直省起送貢生府學一歲一人州學三歲二人  
 縣學二歲一人遇 覃恩以正貢為恩貢次貢作歲貢此  
 歷朝選舉之法也因略述之以備參考云

健為縣志

卷之九

外紀

乾隆十一年增

揚雄學問淵奧非後人可及家貧嗜酒訪奇字者多載酒而往  
 今縣南有子雲亭蓋其僑寓處也清賞錄載昔有健為人于雄  
 故宅得草鉉硯形如今製但去圭角

揚子雲儒者耳位不過給事黃門然千古以下莫不悲而弔之

岑參有詩云吾悲子雲居寂寞人已去娟娟西  
 江月猶照草鉉處米芾亦有墨池碑書法甚佳今鄆縣成都俱

有子雲故宅嘉州凌雲山有洗墨池健為子雲山有草鉉亭身  
 之所履皆成名蹟傳為美談彼王侯公卿歌樓舞館百年之後  
 化為荒邱者不知其幾矣求如子雲者何可得乎故生前之樂

不如身後之榮也

揚雄爲莽大夫世人多病之余讀班氏揚雄傳前後文義多抵牾余固疑之近見范濂草鉉堂記爲子雲辨甚力其畧云揚子雲深沉聖學體撰契神其大人長楊諸篇尚土苴一斑勿論論其大者爲法言爲太元經三摹九据悉根於性命天道洩義文周孔所未洩卽中原稷下羣儒瞠乎其後猥云雕蟲龍之子說者猶疵其擬易殆淺之乎口耳窺也甚至以仕莽相業投閣美新說傳口實舉天下之大不韙身自爲之雖紫陽文公尚未暇呼畧其枉矧瑣瑣者耶不敏稽古證今斷其必不仕莽者其說有五古者擬人必於其倫揚子比孟荀所從來久矣孟子何如

人竝駕推尊則揚可知也此以理而知之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獨不及莽時莽已專漢政伊周自侈乃簡表一卒受於千金是何落落也志丁傅董賢用事托志於解嘲知元知默惟寂惟寞又屢斥公孫弘之容而曰如緇道信身雖天下不可爲旣以咳唾爲華袞豈以出處爲溝壑且羞比於嬖寵詎失身於篡朝此以其言而知之子雲始爲郎給事黃門與莽賢等相頡頏大夫者後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子雲歷成哀平三世不徙官葢桂之性愈老愈辣豈肯北面以事莽耶况莽篡逆時諸文學以符命獲封爵者甚衆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有所獻莽遂誅尋棻以滅口

實使子雲先作符命則可驟致封爵之榮若後時美新則觸其  
厭諱將有尋棗之誅二者無一焉立身正大之效可見於此矣  
此以其行而知之子雲本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未言仕莽  
事作贊始謂其受莽官作符命自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攷子雲赴京見成帝年已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己丑  
至王莽篡位建國元年歲己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  
年歲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差謬也  
又桓譚新語載雄作甘泉賦夢腸出收而納之明日遂卒祠甘  
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篡位甚遠乃云媚莽受爵不大  
謬乎此以其年而知之前代名公爲揚子忠臣者甚夥其在蜀  
者疑以桑梓姑不引其他若王邑嚴尤桓譚張平子諸人皆所  
崇尚而陸公紀又繼之曰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建立元經雖  
周公孔子何以加茲考之古今宜曰聖人司馬君實注法言力  
辯揚子安恬非求媚而思富貴者曾子固答王深甫書論雄事  
比于箕子之明夷孔子之堅白而程叔子又謂閣百尺非可投  
王介甫直以投閣爲妄近世胡正甫焦弱侯劉元丙皆曰揚雄  
谷永竝字子雲劇秦美新乃永文非雄文猶史載子我仕陳恆  
孔子恥之後人指爲宰予不知闕止亦字子我也敘贊之詞乃  
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別有所聞而附益之必不可信此以諸儒  
之論而知之縷縷數千言總爲子雲湔雪罪名余披子雲生平

深沉澹泊仕莽一節大不相類或史氏傳聞之誣或當時汗蠟之過俱不可知後之論者不當復以是爲子雲垢病也

揚子雲撰法言蜀富人嘗齎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爲富人多錢而無義若山上之鹿水中之鷗豈可與士大夫同列哉

李令伯陳情之後劉終服闋再徵乃至司空張華常問之曰安樂公何如人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故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亂安樂公得諸葛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其成敗一也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舜禹皋陶相與言皆聖人也故典謨可商諸葛公與凡人言不得不碎華服其論曰溫令召入遷漢

中太守頗懷怨望詔賜餞東堂酒閒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見而忿之奏免官卒於家

舊志載漢綏和五年犍爲上寶磬十六枚劉向上封事制禮作樂以興教化

漢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越嶲山傾河平三年春二月犍爲地震山傾壅江水逆流

范成大吳船錄中幅有云乙酉泊嘉州壬寅食後發嘉州二十里至王波渡宿蜀中稱尊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蓋王老或王翁也

宋景文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黃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亦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至犍為縣過縣二十里至下壩宿

甲辰發下壩百里至敘州宣化縣又百二十里至敘州云云

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孟昶被徵入中原道經犍為見山川之

葱鬱民物之繁華百姓競以羊酒相餽遺問慰知家人狀昶惻

然不忍捨去命花藥夫人作戀戀詞雜以繁絃歌以曼聲昶拊

髀太息泫然泣下流連匝月乃去曩者拔在太學時親見友人

古編中惜其詞不傳為可恨云花藥夫人孟昶愛姬也才情敏捷嘗口占答宋太祖云君王城

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豈無一個是男兒太祖愛之命入宮中昶遂死夫人累置毒為患晉王數諫不聽一日從上獵晉邸引弓指走獸忽回射花藥夫人遂死焉

一 文淵北地為之士曰是吾鄉人也有墓在焉彭門之

曰是吾鄉人也有墓在焉或曰子必辨之余曰夫何庸辨哉子

不見焉太真乎茂州之士曰是汶川人也汶川之士亦曰是茂

州人也夫何庸辨哉人而賢則人爭取之矣人而不賢則人爭

棄之矣故君子當使人爭取不當使人爭棄也

蜀孟昶末年婦女競為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於宋至今

蜀人效之

漢瞿真人名居字鵠子犍為人入峩眉山四十年得仙乘白龍

還家於平岡治白日上昇

子雲山舊名紫雲城宋寶祐中築城置戍於此德祐初咎萬壽

以紫雲城降元是也今為水月寺

峩眉天下之勝也陝西華山最稱名勝余昔登之高僅二十里耳豈有峩眉三分之一哉犍為在東南百里外當風清景明遠而望之儼若列屏至霧起霞蒸帶于山腰獨露峯頂則矗立雲表直欲與天齊矣

牛心寺在縣西懸巖峭壁中通一線亦佳境也

石馬關上有巨石上刻天生祥瑞四大字書法頗佳

京師井水多鹹苦不可食惟國子監學宮內有井獨清以亭呼為聖泉人爭取之門者因以得利成書院有井亦然犍為學宮內井水芳香清冽

道德之精融化而然耶真不可解也

龍洞在縣東十五里穿山為洞長數十丈高廣八尺相傳昔日居民夜閒每於此地聞鼓樂聲既日視之無有夜往竊聽之響在山中乃鑿洞以通行旅後不復聞

鹽井地脉遷徙不常明時鎮江壩九井地俱有今盡涸國初盛在王村今盛在五通橋井幾以千計深者至百餘丈出產之富無踰於此矣

橘柚古產今不甚佳文選蜀都賦戶有橘柚之園注日出犍為

南安

月竹每月生筍樂山縣出犍為亦有之

健爲有草名百刺顛卽五加皮也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東華  
真人煮石經云舜登蒼梧之野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卽  
謂此也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譙周巴蜀異物志  
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  
卽五加皮也

健邑桂花種類最多有金桂銀桂月桂四季桂深秋開放芳香  
之氣滿于里巷誠他處所罕有也

列女傳云健爲相登妻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欲娶之  
度截髮自誓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表心何復有斯  
言哉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

明包正與妻羅氏年二十四守節撫子應舉成立孫蒙言登康  
熙丙午賢書卒年七十有五舊志脫落附載于此

孝廉余輝祖天性人也父廷柱年逾八十輝祖嘗患虛弱病且  
劇不忍以疾傷其親心誠其家人但云病已漸愈一日父入臥  
內視之輝祖強起足弱不能行相持大慟不數日輝祖竟卒  
孝可謂兩得之矣

縣民馮琪者奉母甚謹家貧或食於外得甘美必餽以貽母母  
卒誓相從於地下泣血數月以死孺慕之愛出自編氓誠罕事  
也

雍正十二年四月李拔母周病寒熱拔衣不解帶侍俸湯藥一





寺住持令收其所入歲時祭掃今而後山僧為汝之親佛寺為汝之鄰吾兒其安於此哉等語哀痛之情至今如見云

乾隆間修學掘地得前明題名碑教諭顏朴撰文不甚佳所載選舉姓名與縣志同但多經書及名次先後耳存之以俟修復者

明時察院公廨在縣東街巡按陳廷謨有扁云使星入部有聯云飯飯副却心頭肉咽下去便可充饑嘉肴旨酒毋已太康程程磨得肩上皮抬起來儘堪代步列月揚旗民亦勞止管月供給迎送之擾畧見一斑矣

明季賦役繁重加以吏胥侵漁民困益甚邑令胡公學戴之蒞鍵也修學宮培人才內設局徵收以釐風弊有聯云花戶自稱投櫃草添徵火紙之加市棍包攬者自有王法見年經收領解除提編使費之苛好

究議復者是無良心

按按胡公學戴之蒞鍵也修學宮培人才設徵局魁民困繚城垣建樓閣夷險灘平

水寇劫課稅修縣志樹立頗多兵燹後無復知之者尚未列于名宦為缺典云

崇禎末年知縣王仲儀舊志載云甲申兵荒城市榛蕪向無領牧仲儀蒞任招撫流遺請復丁祭興市肆勸墾輸國賦民產實由之始由此觀之是仲儀非崇禎年官也想當時獻賊已去清兵未來在三王南都偏安之日耳又獻賊入蜀鍵邑有無令長或完節或逃去舊志不載亦文獻之闕也

乾隆九年邑令宋錦重修縣堂前抱廳顏其額云天理國法人

情聯云官號親民版圖內與同憂樂登斯堂也惻怛哀矜須知  
巧吏非良吏地稱名郡漢唐來代有英賢居此土者磨礪砥礪  
莫謂今人遜古人

舊志載城內四門各有社學又有鳳凰臺書院邑侯吳道美胡  
學戴先後營修又大東門有樓魁星門有閣縣署儀門外有迎  
賓館皆所以培人才厚風俗壯觀瞻而肅體統也無以修復之  
可乎倡捐以風之子來當可致也

校簿書赴期會後世之要務也勤勸課與廉讓後世之餘事也  
然所以可傳者在此不在彼能以餘事爲正事斯稱良吏矣

居今之世欲使生員不爭訟誠爲難事萬不得已但令家人子  
弟代告不亦可乎必覷然而自爲之此不可解也

人之用情有甚相反者豐于聚飲而嗇于奉養寧以數百金爲  
子弟賭博之資而不肯以數十金爲延師脩脯之用此不明之  
甚也

明末縣民楊姓者好象棋而不精對局輒負一日過文紀洞見  
二人對奕楊往觀之殊不爲意局竟二人起視驚走楊追之不  
及拾其一子上有書云兩京讓一馬一省讓雙車佩子腰間與  
人奕無不勝者一日失去不勝如故

崇禎末年獻賊入蜀所至屠戮惟從賊者得免健人余某隨營  
以圖自存一日賊擄一人取其喉開血食之夜半復蘇余解其

縛令逃去承平後余入山忽遇其人邀至家命妻子出拜感激再生謝以金余不受而去

清溪鄉人避獻賊之亂相攜入山有老嫗病不能行衆捨之而去越數月歸卽其處視之猶生問山中何所食對曰有人遺我以桃李衆視之乃泥丸也相與負歸飲食之壽九十餘乃卒誠異事云

鐵簡陳道人里居不詳名字亦缺予少時父老爲予言其修煉處在犍爲清流鄉新堰子陳家菴旣得道持一鐵簡有呼輒應昔應寧舊治有妖化爲女子常害人一日於浮圖頂上手招道人道人瞪目曰孽障敢作怪耶旋呼雷殛死迺一巨蛇也今浮

圖未合尖蓋其據云

此係余念峯傳

康熙初眞覺寺僧名隱波自言當從火化命徒衆拾松枝架柴樓遠近聚觀者數百人波登樓舉火端坐說偈以終

宋白逸韻雅懷人不能及嘗爲玉津令有詩云竹底衙人吏花開押簿官可以想其高致矣